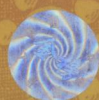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易位

(美) 奥莉维亚·哥尔德斯密斯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易 位

[美国] 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 著
赵 雷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位/(美)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 O.)著;赵
雷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易… II. ①哥…②赵…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
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546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男人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
女人着迷的，是古典的浪漫。
妻子渴望的，是一个浪漫的情人；
情人追求的，是一个安全的港湾。

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男人与女人就在这一对矛盾中永恒地冲撞着。

于是，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就成为摆在每一个丈夫、妻子与情人面前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管什么人，都没有找到很好的招数与套路。

易

位

本书一反常规的套路，逼真地展示了“二女”对“一男”在面对情爱、性爱与婚姻家庭时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感受。

这是一位从情人的角度着眼看待婚外恋的妻子，她与情人连起手来，共同应对那占有两个女人感情的丈夫的故事。

本书的新颖之处，就在这里。

作为一个成功男人都一一拥有——漂亮的妻子、豪华的住宅、时髦的汽车、聪明的孩子，应该是人人羡慕的对象。他的妻子，也应该是个十分幸福的女人。可是，渴望浪漫的妻子在自己 40 岁生日时，却感到那样的不满足、那样的失落。痛定思痛，妻子在“易位”的过程中结识了

另一个女人，一个与自己的经历与境遇截然不同的女人。一个渴望安全，一个渴望浪漫，不同的需求，共同的感受，使她们对人生的体验与认识产生深深的共鸣。本来应该是横刀夺爱的冤家，却走到不应该走入的共同道路上来。于是，戏剧性的情节在“易位”中戏剧性地展开。

另外，本书的文笔，完全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式的“幽默”。当阅读该书时，你如同与一位地道的美国佬在面对面地神侃。从中，完全可以品尝只有到美国才有望品尝得到的美国佬的幽默。足不出户，即可感受美国“蓝色文明”的浓浓气味，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本书一经出版，就不仅销售火爆，而且好评如潮。

一位美国书评家这样说：没有人能够做出比《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者奥莉维娅·哥尔德斯密斯对现代爱情、事业与性爱更好的揭示了。在这部小说中，她一如既往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阐释了一个时至今日仍不为人们注意的事实，那就是：所有的妻子都渴望做一个浪漫的情人，而所有的情人却在梦寐以求着妻子的安全感。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美国当代女作家写的感情纠葛，恰合中国古典作家所作的按语。我对这本书的印象是：情节离奇，问题普通，浅入浅出，大题小作，引发思考，有趣有益，亦庄亦谐，不妨一读。

——邓友梅（当代著名作家）

希尔维娅已经在黑暗、阴冷的走廊里站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她热爱光明，甚至可以说对光明有一种寻乎异常的痴恋，而这里又是这所房子中惟一的一处光线比较暗淡的地方——她喜欢这里与厅堂所构成的那种使人愉快的对比。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她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根本就没有功夫静静地站在这里。她把一只手放在雕刻着简单花纹的红木栏杆上，拇指正好落在那处已经被无数人触摸过、花纹已经差不多快要磨平了但却令人感到极为舒适的地方。你没有时间在这里停留，她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在心里警告着自己，但是，毫无用处，她被这种寂静深深沉醉了，哪怕是一小会儿也好哇。她聆听着老房子所发出的那种特有的轻微的声响以及墙上的钟表那有节奏的摆动声，拿出放在餐柜里的那杯茶，茉莉花的清幽之香立即便在她的周围荡漾开来。

希尔维娅开始在厅中慢步走着，像往常一样，最先看到的是餐厅，接着便是卧室，最后，她的目光便停留在

正对着大厅的音乐室。哦，她喜爱她的家。尽管就歇尔米茨的一般水平来说，这样只有一个中厅和三间卧室的家算不上大，但是，凡来过这里的客人们都会惊叹于这所房子的敞亮和气派。在楼下，还有四间面积差不多相同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 10 英寸的天花板和又高又大的窗子，所以，这里同样是宽敞、明亮的，空气也相当清新。有一次，鲍勃曾提议把这所房子卖掉再买一所新的，希尔维娅为他的想法而感到吃惊，最后，她颇为坚定地否决了他的提议。她不必专门准备客人住的房间——客人来了，完全可以住在隔壁她母亲的房间里，或者就在音乐室的沙发上凑合一下也未尝不可。她也不需要专门留出一间家庭娱乐室，如果需要，楼下所有的房间都可以用来娱乐。

希尔维娅明白自己是幸运的，但她的内心深处却不愿意把这一切看成是她的所谓命运好。这些年来，检查每一个房间已成为她的习惯。有时，鲍勃会拿她的这个小小的习惯开玩笑。“你以为它们会跑掉吗？”他问她。或者他就向她发出这样的询问：“你在找什么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找。”她告诉他。事实上，她是在欣赏她的家，她同鲍勃和孩子们一点一滴经年累月创建起来的家；对于这里的一切，她无法漠然视之。

现在，希尔维娅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她没有权力卖掉这所房子。或许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住在这所房子里显得拥挤了些，可是现在，他们还要这么大的地方干什么呢？一对孪生儿女不在家，楼上的两个房间便空了下来，其他的房间却好像有一股魔力似的将她紧紧地包裹起来。说心里话，即使对于一个只有一对夫妇的家庭来

说，这所房子也算不上太大。可能有那么一天，她接受了孩子们已经离开家的现实，她会把他们住的楼上一间房腾空用来做不错的客房，另一间也许她会给鲍勃做书房。他会很愉快地离开餐厅角落里那张摆满了各种公文的书桌。不过他近来好像伏案劳作的时候不多，至少他那张书桌是比从前整洁了不少。

希尔维娅从中厅走到音乐室，她的手中端着一杯茶，就好像手中端着的那熠熠闪光的白色的中国瓷器可以像灯塔一样照亮她眼前的路一样。离第一堂课上时间还有几分钟了，她走进音乐室翻看那些像往常一样整理得整齐而有序的乐谱，在《钢琴曲一百首》和《肖邦奏鸣曲》旁边放着的是专为新生准备的西门的钢琴曲。她的灰色的套头衫被随意地扔在斯坦威式的琴凳上，但是它旁边的那架漂亮的乌木色的钢琴上却是一尘不染。希尔维娅每次走进音乐室的时候，都会感到一阵轻微的快乐和颤栗。空气中已经洋溢着秋天的气息，她将一扇长窗关上。现在这种季节生火还太早，但随着秋天的到来，这间房子所带给她的快乐也将随之翩然而至。到时候，她就可以在苹果木的燃烧下授课，至于那燃烧的苹果木是在她的身前还是身后，是不大重要的。虽然她的心中时常思念着她的一对孪生儿女，但这样的季节对于她来说仍然是美好的。9月，孩子们开学了，他们带着暑假的快乐回到学校，她便也回到她熟悉的钢琴课中，似乎新的一年就从这里开始了。希尔维娅记得犹太人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庆贺他们的新年，她也有这种感觉。

你没有理由不愉快，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现在

的她已经没有任何烦心的事了，孩子们也不再是歇尔米茨小学或者科里夫兰中学的学生了。她的女儿——艾琳·瑞娜——一定会把她未来的家安在本宁顿，她的孪生弟弟康尼在西北部过得相当不错。于是，希尔维娅时常对自己说，她应该为此而感到幸福。为了庆祝四十岁的生日，她打算举行一个宴会，鲍勃问她还需要什么，他的问话使得她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毕竟，她需要浪漫，除此之外的一切，她几乎什么都不缺。

希尔维娅呆呆地在那儿站立了几分钟，然后，呷了一口茶，邻居们的许多失败的婚姻便在她的脑海中一一浮现了。她和鲍勃是他们中的幸运者，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彼此互敬互爱。但是她不得不承认有时她觉得有点……没有什么，鲍勃总是那么忙。她曾经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他能有点空闲时间，可是现在，只有她一个人空闲得很。鲍勃的日程总是被男人俱乐部的活动以及商务等各种各样的应酬排得满满的。不过现在，希尔维娅要想办法让他腾出一点儿时间，他们会重新找到作为夫妻之间的许多乐趣。她自己也要在鲍勃身上多投放一点儿精力，男人都是这样，即使像鲍勃这样成功的男人也不例外。她已经在维多利亚店定做了几件精制的睡衣，她要为他准备好极富浪漫色彩的晚餐。她已经预先买好了三瓶香槟，藏到放在车库的那个旧冰箱里。她要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它们突然出现在鲍勃面前，当然，得让鲍勃把酒瓶的盖子打开。

希尔维娅想着，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她要在早晨和鲍勃一起躺在床上说说笑笑，而不是让他急急忙忙地从床上跳起来，在7点半之前完成淋浴和修面的过程。她要裹

一床毯子，和他一起肩并肩地沐浴在10月夜晚的凉风里，遥望天际那点点星辰。她要在星期天的早上和他一起闲逛跳蚤市场，或者是品尝聚乙烯泡沫杯里的咖啡，当然，他的手里也应该有一杯。她环顾着她温馨的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希尔维娅很同情那些不得不离开家出去工作的女人们。她是走运的，她庆幸她早年遇到了鲍勃；庆幸他来到谢克梅茨，并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她还庆幸一对孪生儿女是那么地健康、可爱，他们几乎没有给她惹过一点儿麻烦。他们没有衣食之忧。鲍勃放弃了音乐与他的父亲合伙经营汽车，鲍勃好像很热心于他的事业，不过希尔维娅多少替他感到一些遗憾。她相信他能成为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或许，正是他那非凡的天分使他果决地放弃了做一个职业的音乐家。对于当一名教师，希尔维娅并不在乎，她的知识完全可以使她在教师的岗位上游刃有余，但是，她却不适合——或者说的不喜欢到外面去巡回演出。她的才智大部分都花费在了营造一个美丽温馨的家上。开始，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多少有些兴奋——她终于明白自己并不真正地适合做一名音乐会上的钢琴家。

但她却成了一个好教师，她热爱这个职业。对于她来说，这一切，严肃的音乐家所不愿意面对的令人讨厌的打击乐器，并不是什么迫不得已的退路。她喜欢这个能够把音乐带到人们生活中的职业，而且她发现她同样也喜欢授课本身给她的生活所带来的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快乐。希尔维娅是个懂得生活的人，她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也正是这一点，给予了她很多的快乐。她教学生音

阶，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正在台上演奏。她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有条不紊的生活，在她看来，学生们从掌握指法、节拍到最后几乎不假思索地让音乐从指间流出的过程正是她慢慢地造就一个音乐家的过程。对于她来说，学生们从斯坦威键盘上所弹奏出的高山流水般的乐曲令她陶醉，或者听他们弹奏汉德尔、肖邦、贝多芬曾经弹奏过的曲子，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确实，无论在哪个方面她都很幸运。她很幸运地拥有了物质财富、家庭以及令她满意的才能。感谢上帝，她既不像她的兄弟那样总是处于接二连三的失意之中；也不像鲍勃总是不停地奔波，好像女儿瑞娜就继承了她父亲的这种禀性。她和儿子康尼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直到现在，她也没有不情愿地放弃过什么，或者像鲍勃那样去牺牲什么。她既拥有了音乐，同时也拥有了家庭，她几乎拥有了一切——满意的婚姻、优秀的孩子、漂亮的房子，还有她所醉心的事业。有时候，鲍勃有些心不在焉，但无论他重视她还是对她稍有疏忽，他们都风雨同舟地走到了现在——现在，他们已经共同创造了许多财富。

希尔维娅看了看表，她今天的第一个学生哈雷特·布拉克迟到了。像平时一样，希尔维娅听到厅堂里传来了脚步声，便走出音乐室。邮件从前门邮筒的缝里滑落下来。可能是哪个孩子来的信，康尼不喜欢写信，不过瑞娜会按时给她寄一张贺卡来的。她弯腰把那份邮件捡起来，是平时常见的那种账单、一些账目（圣诞节很快就要到来了）以及她姐姐的一张贺卡。艾伦总是把最早的生日问候送给她。西尔维娅将它打开，见上面写了一行字，“四十岁的

人生仍然是一部童话”。随卡寄来的还有一张穿着令人恐怖的服装、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的照片。谢谢你，艾伦，希尔维娅想，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但仍要追求浪漫而幸福的生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希尔维娅耸耸肩。瑞娜也寄来了一张贺卡，希尔维娅很快地扫了一眼，噢，太好了，就好像瑞娜回到了家里一样。贺卡上的署名是“你的女儿，爱琳”。这种一本正经的署名把希尔维娅逗乐了。

不过真正让她的脸上荡漾起无限春光的还是萨·汉洛德的广告册，那上面的话正是她所梦寐以求、等待已久的。她似乎觉得她和鲍勃之间需要重新点燃一盏灯，那灯光将在他们之间发出绚丽的光彩。现在，孩子们都不在家，是时候了。此时，她的手中就拿着一张通向浪漫旅程的车票，是的，那票就掌握在她的手中。她早就有这么一种想法，她要为他们的生活创造一点儿奇迹。

希尔维娅刚把邮件放到中厅的桌子上，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你在上课吗？”是梅尔德利德，她是希尔维娅的母亲。每次打电话来她都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她们的交谈。

“没有，哈雷特·布拉克迟到了几分钟。”

“祝你好运，谢克梅茨——科里夫兰区的独立住宅的女主人，对了，你和鲍勃要过来吃晚饭吗？”

“不了，谢谢你，我已经把鸡解冻了。”鲍勃爱梅尔德利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和杰姆更合得来。由于与母亲通着话，她停下了手里的整理邮件的活儿。

“你爸爸在烧烤。”梅尔德利德告诉她。

“噢，太诱人了。我从7月4日国庆节直到现在还没

易

位

有吃过烧烤呢。康尼说外公做的汉堡有致癌物质，大概是一些游离离子吧。”

“是有一些游离离子，不过据我所知那是郝斯特·帕蒂做的。”电话另一端的梅尔德利德稍停了片刻，希尔维娅便咯咯地笑着将萨·汉洛德的邮件打开。哦，正是她曾经写信要的那种油光纸的印刷品。她把它打开，心跳也随着加快了。那些照片就像宝石，在幽暗的大厅里闪着蓝色和绿色的光泽。

“我想我应该在星期四为你准备好生日晚餐，”梅尔德利德接着说，“我担心鲍勃星期五会带你到你喜欢的什么地方去玩儿。”

她想让他带她去的惟一地方是夏威夷，希尔维娅想。“这事他还没有提起过，我会问他的。”

“或许他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哦，不！“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的，妈，我清楚，”希尔维娅语气重重地说，“人进入了四十岁可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我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末路。你不要提鲁莎丽。”想到她的嫂子，希尔维娅的身子有些颤栗。她的手中仍拿着那本广告册，画面上展示的是客房里的一张床冠和带有白色装饰的床。她和鲍勃想要赭黄色的，他们就躺在那样的床冠下——不，她不要赭黄色的，她要粉色的，她要在粉色的环境下与他拥抱，还要……

“希尔维娅，你在伤心吗？我知道你在为两个孩子的离开难过，这也难怪，两个孩子刚刚离开你。像我一样，我用了六年的时间才接受了艾仑离开家的现实，后来是弗

尔，再后来又是你离开了我……”

“我没有难过，我很高兴。”希尔维娅手握着手那本广告画册，把其他的邮件都放到篮子里。“我要准备上课了。”

“很好，亲爱的。假如你改变了主意，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

法式玻璃门上传来了敲门声，是哈雷特·布拉克-霍尼小姐，她是她的朋友——如果说她有朋友的话——这时，她就站在她的后门口。“这个假期你经常游泳吧？”她边走边问希尔维娅，“你一定有泳池自动清洗设备。”

“看到你很高兴，”希尔维娅轻声细语地说，“这个假期很长。”

“我每天都在练琴。”霍尼向她表白，就好像是她让她这么做似的，其实，这正是一切懒学生的通病。霍尼脱下她的套头衫，将包放在扶手椅上，便直接奔向长凳。但是她停了停，将目光投向希尔维娅。“上个星期你和鲍勃在湖边的时候，我看到你了，在北极村，你的脸肯定做过美容……”霍尼走近一步，眼睛定定地望着希尔维娅，“……就是那天晚上，不管是在哪里吧。我想你可能整个夏天都在做美容。告诉你，卡罗尔·梅耶也做了美容，可是她做得难看死了。她可真花了不少功夫，我听说她为了美容跑遍了洛杉矶的大街小巷，白跑了许多冤枉路。不管怎么说吧，你看起来很美——在北极村——”

“鲍勃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去参加晚宴了，”希尔维娅轻声说，“自从鲍勃开始为梅森家族的竞选忙碌以来，我们就没有出去赴过晚宴，其实，替谁做事都是一样。”

霍尼不相信地做了一个鬼脸，“你在撒谎？要不就是

易
位

你忘记了吧？”她说。

“关于我丈夫的事情，我从来不撒谎，”希尔维娅笑着说，“还有美容的事也是一样。”她摸了摸她那如丝绸般柔软的颈部。近来，她照镜子的时候，时常会在那里看到她母亲脸上的阴影。上帝！她极力把这种想法从她的脑海中驱逐出去，但这个女人却一步步地向她的生活逼近。霍尼还在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希尔维娅希望能为自己戴上一副面具，即使在很忙的时候。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她却做不到这一点，可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西尔维娅还是情不自禁地问出了这句话。

“上个星期四。”

“我们在家，”希尔维娅说，接着她便想起星期四那天鲍勃回来晚了，不过还不算特别晚。“我们都在家。”她强调说。

“不，你在那里，”霍尼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你们两个人高兴得就像疯了似的，所以我才没有同你打招呼。”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漫不经心，“你们夫妇可真够浪漫的。”她羡慕地说。

“那只能说明我不在那里。”希尔维娅松了一口气说，“在谢克梅茨，丈夫们从来不和妻子调情——至少不会和他们自己的妻子调情。”

“是你，”霍尼停了停，“只是你的脸有一些——变化。你只有一个下巴。”霍尼又一次在希尔维娅的脸上研究着，“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皱纹。你用的是赭黄色的粉底吗？”

“霍尼，我从来不用赭黄色的粉底，我生下来就没有用过那种颜色。我用红色的，一向如此，我母亲可以作

证。”见霍尼有几分失望，她使用手指了指琴键，“我们开始吧？”

霍尼向希尔维娅靠近一步，仍然定定地看着她的脸，“那么，两个星期前你用的是赭黄色的吧？你到魁北克去买过丝带或橡皮筋之类的东西吗？买过美容用品吗？”

“没有，我倒是在西玛斯特买过一些，现在还放在我的床底下，你要吗？”希尔维娅碰了一下她的右腿，示意她坐到琴凳上。“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些东西。”

希尔维娅的态度似乎使霍尼感到几分不快。她们开始练习指法，看得出来，霍尼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练琴了。练习了一会儿后，她们便开始上新课。课快要结束的时候，希尔维娅觉得她似乎听到了饱满的汽车声。她希望尽快把课上完，向她丈夫提出她的新计划，可能因为、她太想实现这个新计划了，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的手撑在钢琴架上，向那本夏威夷风光的宣传册瞥了一眼，轻声地笑了。

易
位

终于，课上完了，希尔维娅向霍尼布置了新的作业后便把她送到了那扇法式门前。太美了！秋风送爽，青翠的苹果缀在发黄的叶片间。希尔维娅做了一个深呼吸，拍了拍她刚刚递给霍尼的曲谱，向这个她平日要求最严的成年学生扬了扬眉毛。不过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用在霍尼身上确实有些浪费。她们道过“再见”，霍尼手拿她的曲谱，捋了一下她自己的眉毛，便走出门去，又回过头来望着她。“假如一个人过得很快活，哪怕是一个晚上，我想她也是不愿与她的朋友分享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霍尼说。

“我与你分享我在音乐上的一切感觉，霍尼。”希尔维娅说，“我感到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练琴。”随后，她就轻轻地关上门，转身奔向她的丈夫。